中興禮書續編

中興禮書續編第四十四卷

凶禮十

永思陵十

修奉攢宮一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詔大行太上皇帝攢宮修奉都護差郭　鈐轄差翟汝弼宋會要同日臣僚言攢宮諸使官屬猥冗乞予未發引前諸色請給並與減半俟發引有日卻行全支又言攢宮諸使諸司官屬猥多券食借貴乞令侍從臺諫公共集議量其事任煩簡為之樽節既而守文介等言修奉使司除軍兵外官屬使臣人吏等乞劄下照應紹興二十九年減半體例施行一詔閣諸使諸司區處多有辭避乞劄下裁減一半仍令各司吏切子細量事任之輕重省才力之能否毋數攢事一務依臣僚所請諸色請給樽減一半發引有日卻令全支一時理司臨安府辟差官屬乞下本司本府自行狀減仍於見任選差知見任官不堪倚仗卻于待闕另居官內選差諮詢使諸司官屬人吏等並依紹興二十九年指揮餘依集議劄事理施行　二十六日詔攢宮事務內外諸司令

用什物若四仰紹興府參酌紹興二十九年體例隨宜應辦毋得過有科擾先是兩浙轉運判官鄭汝諧言訪得紹興府論照以攢宮為名廣行科擾乞降黃榜處行止絕仍令總領司計料合用名件逐一開具行下使有遵守不得先期預買價錢引有日支一色見錢和買倍科從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冷世光言乞下紹興府措置戒措置無得科擾其應辦攢宮有色支遣並從本府支撥錢米應副如本府支闕即仰開具實數奏聞支降從之

十一月三日詔大行太上皇帝攢宮修奉使司承受差張聿修兼都壕寨官提點造（一作一）行事務監修官差楊榮顯羅拱幹辦官差董友聞兼點檢受給錢米劉用之劉行之（木曾要同日以少保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伯圭為攢宮總護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為橋道頓遞使吏部尚書兼侍讀蕭燧為按行使安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吳回副之十四日照攢宮差置諸使並依紹興元年十二年二十九年已得體例施行）

八日修奉使司言契勘已降指揮修奉大行太上皇帝攢宮今檢照昨修奉徽宗皇帝永祐陵攢宮并顯仁皇

后攢宮故例其石藏利害至重緣二浙土薄地卑易為見水若不預行措置竊慮水脉津潤于久未便遂别彩畫石藏圖子一本貼黄稱廟壁離石藏外五尺别置石壁一重中間用膠土打築與石藏一平雖功力倍增恐可禦濕當時繳石藏圖本申明朝廷指揮去後續準省劄奉聖旨依今來若依上件故例修製石藏尋行下都壕寨官契勘得委是允當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如别無違礙伏乞早賜指揮責憑遵執製造施行詔依宋會要十一月十二日攢宮橋道頓遞使司言橋梁舊例合用公使貴執等錢乞下戶部每料支錢二百貫文不過四料詔戶部支給臣僚言今來支降第一料公使錢從戶部支給外日後料次及他司陳請乞並于內庫支給從之二十日禮部太常寺言準批下修奉使司申今來合先次下手斫事磚瓦石段等工役伏乞朝廷下有司討論

指定下手興工并破土日分及祭告禮例降下以憑遵守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太常寺同太史局討論指定申尚書省今具下項

一太史局選到下手斫事磚瓦石段等工後興工日分宜用十一月二十五日壬戌吉十二月二日巳巳吉時並宜用其日辰時八刻後巽時吉破土日分合候按行使司回日見得神穴圖本降下續行供申

一禮部太常寺勘會今來於攢宮下手興工緣脩近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依禮例合行奏告合用御封降真香五合用祝文五首述以修奉大行太上皇帝攢宮下手附近興工之意乞下學士院修撰書寫進書訖關報入內內侍省令齋降香人

一就齋降付兩攢宮司交割施行合用牙盤食茶酒果等并合差太祝五員乞令

紹興府俶自來奏告禮例排辦所有奏告官五員依例就差修奉使司屬官并都壕寨官行禮其行事自合於下手興工日五更奏告行禮禮部太常寺今討論在前所有太史局選到興工日分如已津發物料赴攢宮乞用十一月二十五日斫事磚瓦石段等興工如未津發物料赴攢宮若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趁辦興工不及即乞用十二月二日興工詔依宋會要十一月二十五日臣僚言今來紹興府應辦攢宮務乞下諭從興帥臣監司戒之約束官屬人吏不得稍外非礼邀求如有違礼重寘憲典其或縱容罪歸其長若以廉辦集許保奏激擢施行從之

十二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準批下禮部申參酌比附合行事件　一契勘依國朝典故山陵皇堂神臺下深文尺不同緣今來係修奉攢宮禮例修奉施行　一

勘契依國朝典故山陵上宮合置四神門南門置乳臺鵲臺石作宮人等所有今來止係修奉攢宮欲依昨徽宗皇帝攢宮禮例修奉施行

一契勘依故事修奉攢宮合用十二神等係工部行下文思院計會太史局修製所有今來大行太上皇帝修奉攢宮合用十二神等欲乞依上件故事施行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後批照得今月二十四日臣僚奏乞詔禮官博緣歷代禮制酌其宜而行之已降指揮依奏送禮部太常寺照應今月二十四日指揮

一就參酌申尚書省今參酌禮制下項

一國朝會要永安陵乾德二年正月十一日有司請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永熙陵至道光三年四

月十七日修奉郎都護劉知信等言皇堂請深百丈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詔可永定陵乾興元年六月十六日王曾等上言得司天監主簿侯道寧狀按凶吾葬經天子皇堂深九十尺下通三泉又一行葬經皇堂下深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數今請用一行之說舊開上方二百尺今請止百四十尺並從之 一中興禮書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紹興元年五月二日太常少卿蘇遲等言檢照孝明皇后園陵元宮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長七十五尺今契勘國朝禮制園陵即有元宮深淺陵臺制度今欲伏覩遺誥權宜就近擇地攢殯看詳將來修奉攢宮未合比附園陵禮制修奉竊慮只合隨地權宜修奉詔依五月十

八日攢宮總護使司言修奉所據監修兼都壕寨狀申見修奉攢宮今已開掘深一丈一尺下有水即有填疊實係深一丈五寸取到天文二宅官狀下深一丈五尺係正吉數其地深淺如不及尺以寸代之實深一丈五寸係深一丈五尺詔依徽宗皇帝攢宮紹興十二年八月二日攢宮修奉都護楊存中等言國朝山園陵神臺雖有制度緣昨來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係隨宜修奉今來永祐陵攢宮其修奉欲乞並依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制度詔依契勘依國朝典故山陵皇堂神臺下深丈尺不同開具典故在前今來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所有修奉攢宮欲乞令修奉使司同太史局相度修奉施行

一國朝會要永安陵乾德二年正月十一日有司請新

陵南神門至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周回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　一中興禮書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紹興元年五月二日太常少卿蘇遲等言檢照孝明皇后園陵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四神門南神門至乳臺鵲臺石作宮人等看詳將來修奉攢宮未合比附園陵禮例修奉竊慮只合隨地權宜修奉詔依五月十六日攢宮總護使李回言攢宮神圍獻殿等修奉所彩畫到圖本神圍步數窄小太史局官供先標定方二十五步今來長作方三十五步庶合經法詔依此修奉徽宗皇帝攢宮紹興十二年八月二日攢宮修奉都護楊存中等言國朝山園陵神圍雖有制度緣昨來臨

慈聖獻皇后攢宮係隨宜修奉今來永祐陵攢宮除神
圍籬寨遠近步數外其修奉欲乞並依昭慈聖獻皇后
攢宮制度詔依契勘依國朝典故山陵上宮合置四神
門南門置乳臺鵲臺石作宮人等今來大行太上皇帝
升遐所有修奉欲參酌比附昨徽宗皇帝攢宮禮例修
奉施行　一據太史局申大行太上皇帝皇堂內合三
十二神五精石漿水河水酒各一瓶係故例供具所有
元該載三十二神經書緣渡江後散失不存其紹興元
年昭慈聖獻皇后十二年永祐陵二十九年顯仁皇后
攢宮皇堂內所有並係昨來局官省記供申使用了當
　一國朝會要永安陵乾德二年正月十一日有司請
新陵進皇堂有十二神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誌內

侍與少府監同修製永定陵乾興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命判少府監楊嵎與人入內供奉官李懷儼康延遜同管當製造凶伏（少府監言又添造伏聽清道蒿里老魚各二）一中興禮書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紹興元年正月十一日禮部言據太史局申檢會園陵故事詔內侍與少府監製造十二神等今來攢宮內合用神殺等欲乞指揮工部下所屬製造十二神係元神一十二尊五方神五尊以五方色裝蒿里老清道官各一尊各立高一尺二寸當壙神當野神各一尊各立高三尺祖司神祖明神天關神地軸神仰觀神仰面伏聽神各一尊各立高一尺二寸五穀倉係小屋子一座儀瓶一箇用磁瓶金雞一隻立高七尺五寸犬一隻立高四寸橫長七寸鯢魚一箇橫長一尺

五精石塊條青赤黄白黑大小不等皆須圓静并合用
河水漿酒各一瓶乞下越州應副詔依顯仁皇后攢宫
紹興二十九年十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依故事修奉
攢宫合用十二神等乞令工部行下文思院計會太史
局修製詔依契勘依前項典故進皇堂合用十二神等
今來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所有皇堂内合用十二神等
欲乞依禮例令工部行下文思院計會太史局修製施
行禮部太常寺今參酌禮例在前詔依

中興禮書續編第四十五卷

凶禮十一

永思陵十一

修奉攅宮二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準省劄修奉使司申今來修奉大行太上皇帝攅宮事于典禮合用制度乞朝廷下禮部太常寺討論降下圖本以憑修奉今討論到下項

一據永祐陵攅宮司申具到徽宗帝皇攅宮殿宇閒架丈尺神門三閒各四椽入深二丈心閒濶一丈六尺兩次閒各濶一丈二尺龍墀濶隨殿基址入深二丈五尺五寸堦基高二尺九寸獻殿三閒各六椽入深三丈心閒濶一丈六尺兩次閒各濶一丈

二尺并面北龜頭一間四椽入深二丈四尺濶二丈六
尺神門行墻自方三十五尺計一十七丈尺五四面共
一百四十步内神門三間基址八步并圍墻一百三十
二步　一今來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所有修奉神圍獻
殿等已申朝廷欲參酌比附昨徽宗皇帝攢宮禮例修
奉施行其神圍墻步數欲乞令修奉官司候按行使司
摽撥到地段修築所有神門獻殿龜頭等今據永祐陵
攢宮司申開具到間架高低濶狹丈尺欲乞令修奉官
司相視照應依徽宗皇帝攢宮制度修奉施行所有徽
宗皇帝攢宮圖本繳連在前伏候指揮又送到禮部太
常寺言準批送下修奉使司狀今來修奉攢宮依典故
合蓋上下宮殿字數内下宮若朝廷降下制度許依典

故修奉即未審合於是何去處蓋造伏乞備申朝廷下
有司一就討論明賜降下貴憑修奉今討論下項 一
修奉使司申乞討論修奉大行太上皇帝攢宮制度圖
本已行討論獻殿神圍等制度供申外一修奉下宮去
處今檢照宮陵儀制祖宗山陵制度下宮並係在上宮
之北其相去步數不等其前殿崇奉諸帝御容後殿崇
奉諸后御容昨紹興十二年修奉永祐陵下宮今修奉
所預先相度於上宮之後隨地修蓋所有今來修奉大
行太上皇帝下宮合候按行使副標劃上宮地段定日
令修奉司照應比做見今永祐陵下宮殿宇制度於大
行太上皇帝上宮之後隨地修蓋前後殿其前後殿係
崇奉大行太上皇帝御容後崇奉懿節皇后御容照得

今來懿節皇后御容見於永祐陵下宮後殿崇奉欲乞
俟將來大行太上皇帝下宮後殿安奉其永祐陵下宮
懿節皇后神御殿却行去拆詔依
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準批下修奉使司狀據修奉
承受兼都壕寨官張聿修申準已降指揮禮部太常寺
討論到修奉大行太上皇帝下宮合於上宮之後隨地
修前後殿本司契昨來修奉徽宗皇帝永陵攢宮下宮
禮部太常寺討論到下宮合於上宮之後隨地修蓋所
有方位今修奉所魁擇官指引利方今來修奉大行太
上皇帝攢宮下宮雖禮部太常寺討論到下宮合於上
宮之後隨地之修蓋前後殿今照得數內修奉所魁擇
官指引利方一節未曾討論降下申乞備申朝廷指揮

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太常寺討論今來修奉大行太上皇帝攢宫下宫依已降指揮於上宫之後隨地修蓋詔依

十五年正月五日喪事都大主管所言准修奉使司牒將來大行太上皇帝梓宫到本處入攢宫籬園門直至蓋造上下宫殿門一帶並有窠木竊慮有妨行路乞下有司討論行下攢宫司打併去所修治道路故例付都大主管所施行本所尋取到太常寺賛引使臣齊閒韶等同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狀勘會將來梓宫至攢宫合經由門户道路并修蓋上下宫一帶去處如有妨礙窠木等候按行使司奏告了日一就除去却無妨礙今取進止奉聖旨依奏令申尚書省劄下攢宫司修奉使司

照應施行伏候指揮又狀準橋道頓遞使牒承修奉使司牒本司奏據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廷璽申據紹興府會稽縣尉秦勳申準府帖大行太上皇帝梓宮大昇轝經由路道並要濶二丈三尺轉灣處濶四丈五尺至五丈尋移文兩攢宮司差壕寨照所委丈尺打量或有妨礙去處速賜移斫續承昭慈永祐陵攢宮司報到照得新步至永祐陵攢宮巡檢衙前係是神道路巡檢衙前至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籬寨門前係四隅禁地內外如有除去窠木係屬朝廷行下有司討論有無妨礙國音合與不合奏告申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故例付都大主管所施行當所尋行下主管一行事務去後據申據甯安等狀契勘紹興府新步至攢宮其路並要濶

二丈二尺淮尺慢勢轉滙處要濶四丈五尺至五丈淮尺及將來梓宮至攢宮依故例自欞星門外降大昇轝升龍輴車入欞星門其路要濶一丈三尺淮尺轉滙抹角並要濶三丈淮尺至獻殿門降龍輴車用腰輿扛捧擎梓宮入殿獻饌行安奉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罪不詞保明是實申所伏乞照會施行當司勘會近承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省劄禮工部太常寺申準批下總護使司橋道頓遞使司浙東提刑廷璽三狀申據紹興府申合修橋梁道路大昇轝經過處道路要濶二丈二尺轉灣處四丈五尺至五丈數內新步至攢宮一帶道路相視約七里半兩邊皆係大松杉窠木及居民屋宇止濶一丈四尺或一丈五尺至二丈其居民

松木皆在今來行下丈尺之內遂牒兩宮司乞差壕寨
打量有無妨礙處移所施行今承攢宮司牒照對新步
至攢宮係是神道路及係四隅禁地如有合除去窠木
填壘動土係屬朝廷行下有司討論有無妨礙國音合
與不合奏告未敢動土興工修築竊慮日子逼近卒難
裨修申乞指揮施行所據紹興府申到伏乞朝廷指揮
施行候指揮後批送禮工部同太常寺勘當申尚書省
一禮部太常寺今照得按行使副於十一月五日起發
前去今來即未見按行使司按行到是何去處若將來
按行使副按行相視得紹興府攢宮有修奉去處其經
過道路合用濶狹丈尺欲乞令工部勒文思院及喪葬
作頭打量今來修製大昇轝濶狹及所用杆杖長短丈

尺行下紹興府及今本府檢照紹興二十九年經過道路丈尺自新步打量至攢宮如委實有妨去處令本府約度修治仍不得因而搔擾起折居民屋宇并令兩攢宮司契勘新步至攢宮經由去處如委有在禁地之內即合奏告合候將來修奉使司興工下手奏告日一就奏告若係禁地之外即不合奏告一工部今勘當欲從禮部太常寺已勘當事理施行劄送本司候撥行使副回日見得合修奉去處疾速勘當申尚書省當司除已牒浙東提刑并紹興府修奉使司照應前項已降指揮施行外本所尋取到太常寺贊引使臣齊聞韶等同判太史局荊大聲等狀勘會先申為攢宮如有妨礙窠木合候將來修奉使司興工下手奏告畢除去今據昭慈永

祐陵攢宮司申承紹興府差太祝五員同修奉使司屬
官五員於十二月初二日赴兩攢宮奏告行禮畢至辰
時八刻同赴擇官并工匠等入宮下手興工斫事塼瓦
石段訖申寺照會今再行契勘新步至攢宮經由道路
如委有妨礙窠木在禁地之内依禮制即合奏告俟將
來按行使司分擘神圍除去蘿寨窠木等奏告日一就
奏告訖除去若係禁地之外即不合奏告其攢宮櫺星
門内至獻殿如有妨礙窠木亦合俟將來按行使司奏
告了日一就除去並無妨礙詔依奏令中尚書省劄下
攢宮司修奉使司橋道頓遞使司照應施行宋會要十五年正月
二日詔攢宮修奉守衛并入役軍兵及修内司兵匠等
並自渡江日全行支破錢米五日詔諸司諸使應辦攢
宮合用錢及官屬人吏等諸色均給已減半其現差
破軍兵并入役工匠加在人等可自日下全支所有宮

鳳等令破解來自出門日幫支
其錢並予內庫封樁庫支撥

中興禮書續編第四十六卷

凶禮十二

永思陵十二

修奉攢宮三

淳熙十五年正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准批下修奉使司狀準已降指揮禮部太常寺封謚到國朝典故山陵皇堂神臺下深丈尺不同開具典故在前今來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所有修奉攢宮欲乞令修奉使司同太史局相度修奉施行數內今來修奉皇堂深淺本司尋移文太史局相度照應典故指定合淺丈尺如何施行去後據太史局申契勘近已具申指行使司將來修奉大行太上皇帝神穴依得幽堂深淺法當深九尺係合

鳳凰城言今來本局指定合深丈尺從得本局經書當深九尺合具申朝廷降指揮施行本司契勘今來修奉攢宮皇堂依前項已降指揮比附昨徽宗皇帝攢宮禮例修奉其徽宗皇帝攢宮皇堂昨來却係依昭慈聖獻皇后皇堂制度今參照得昭慈聖獻皇后皇堂係深一丈五寸今來修奉大行太上皇帝攢宮皇堂太史局申稱已具申后按行使司將來修奉神穴依得幽堂深淺法堂深九尺即與昭慈聖獻皇后皇堂深淺丈尺不同伏乞朝廷下禮部太常寺更切討論降下以憑修奉施行伏候指揮送禮部太常寺討論今契勘禮寺已具皇堂丈尺典故乞令修奉使司同太史局相度修奉已得指揮了當今再行開具下項

一準淳熙十四年十二

月十四日已降指揮節文永安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永熙陵皇堂下深百尺永定陵皇堂下深八十一尺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修奉所取到天文二宅官狀下深一丈五尺係正吉數其地深淺如不及尺以寸代之實深一丈五寸係深一丈五尺徽宗皇帝攢宮修奉都監楊存中等言欲乞並依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制度今來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所有修奉攢宮欲乞令修奉司同太史局相度修奉施行

一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應副事務開具到梓宮高六尺一寸濶四尺三寸通長九尺九寸天盤外明通長一丈二尺六寸濶七尺并梓宮通高八尺所有皇堂丈尺係是陰陽家書即不屬禮寺今指定欲令修奉司同太史局照應前項已降指揮相度修

奉施行詔令禮官同修奉司疾速議定奏聞

二十六日修奉使司言準省劄禮部太常寺討論到國

朝典故山陵皇堂神臺下深丈尺不同所有皇堂丈尺

係是陰陽家書即不屬禮寺欲令修奉司同太史局照

應前項已降指揮相度修奉施行詔令禮官同修奉司

疾速議定聞奏并續準禮部太常寺牒檢準典故永安

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永熙陵皇堂下深百尺永定陵

皇堂下深八十一尺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皇堂深一丈

五寸永祐陵徽宗皇帝攢宮皇堂依昭慈聖獻皇后攢

宮制度修奉今準指揮令禮官同修奉司疾速議定聞

奏禮部太常寺今議大行太上皇帝皇堂丈尺深淺照

得南北地土厚薄不同既下禮部詳議即合照應典故

而祖宗皇堂丈尺之深不可比附今欲乞令修奉司照應昭慈聖獻皇后及永祐陵徽宗皇帝攢宫皇堂制度參酌見今地土厚薄開掘量其丈尺深淺議定申奏照得修奉司見在攢宫興役難以面議禮部太常寺除已具此供申朝廷數奏外候到請遵依已降指揮議定一面申奏施行本司尋關太史局議定丈尺深淺具保明文狀供申去後今據太史局申勘會昨昭慈聖獻皇后攢宫皇堂依本局法深開一丈五尺合正吉數堂時開至一丈一尺下有水即行填疊實深一丈五寸據天文二宅官供到狀其地深淺如不及尺以寸代之深一丈五寸係深一丈五尺乃是一時遷就之說於陰陽經書即無該載難以比用兼照得今來挨行使司申奏數内

一項若將來修奉大行太上皇帝神穴依得幽穴淺深法當深九尺係合鳳凰成吉本局今議定大行太上皇帝神穴皇堂當開深九尺合鳳凰成吉依得本局見行陰陽經書即與國音別無妨礙保明是實本司所隷太史局議定保明到事理如委得允當乞從朝廷指揮行下以憑遵執修奉施行詔依

二月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准批下修奉使司狀禮部太常寺討論到今來修奉大行太上皇帝下宮比做見今永祐陵下宮殿宇制度於上宮之後隨地修蓋據魁擇官楊源狀契勘修奉大行太上皇帝攢宮下宮於上宮之後選擇利方修蓋前後殿緣今來修奉攢宮事干國音所繫至重又緣修奉魁擇官目今止是源一員竊慮

失於詳儀伏覩昨來紹興十二年修奉永祐陵下宮曾
行下太史局差已曾按行覆按官生前來覆審欲乞依
上件故例施行實為利便本司除已移文太史局照故
例差撥施行外伏乞朝廷詳酌更賜指揮施行已劄下
太史局從所申施行外據楊源狀謹按經云凡五音冢
宅若欲蓋造屋舍寺院者並於本音生氣之地修蓋今
來國音角姓屬木生氣在亥其下宮依經宜於正北偏
西亥位修蓋謹將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已標劄角擬步
數分八千四維十二辰於亥位上標擬心訖乞行下按
行并覆按官衆更宜審覆子細庶幾利便據判太史局
吳澤等九人狀恭詣大行太上皇帝神穴神園西北相
視到今來楊源已行標劄下宮去處方位澤等覆審得

委是國音利方若行修蓋下宮依得經書其地段係在
大行太上皇帝神穴神園上宮之後西北長生亥位即
與國音並無妨礙所供前項並是詣寔如後異同甘伏
朝典尋行下都壕寨官施行去後據都壕寨官張聿修
申所有合蓋上下宮神廚并土地堂及換衣亭出水渠
道合於是何地段蓋造乞行下本司魁擇官劉孝榮等
指定施行據劉孝榮等申今指定開具下項　一今來
大行太上皇帝下宮前後殿宇合依故例修製緣徽宗
皇帝昨於紹興二十九年擬移殿門向前却於殿門地
步上修蓋殿一座是致門前空地止有三丈餘窄狹難
以比附修蓋外合依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地步修蓋前
後殿宇施行　一今來大行太上皇帝下宮神廚方位

亦合比附昨昭慈聖獻皇后下宮神厨故例於殿東摽劉修蓋施行　一今來換衣亭合比附昨永祐陵換衣亭故例於上宮外圍墻外正北偏西係下宮之前摽劉修造施行　一今來大行太上皇帝上下宮土地堂合比附昨永祐陵上下宮土地堂故例並於外墻內西北方摽劉修蓋施行　一今來大行太上皇帝皇堂神墻并裡籬磚墻兩重出水渠道合比附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神墻并裡籬磚墻兩重出水故例並於西北方開渠道出水　一今來大行太上皇帝上下宮照故例合開南北外籬綽楔門兩壁經由入出所有南北綽楔門方位合比附昨永祐陵上下宮外籬南北綽楔門方位開置入出其南北籬綽楔門殿故例合於上宮西南開

門緣今年西南係太歲方位合行迴避欲乞隨宜於大行太上皇帝神位之南開上宮南外籬綽楔門即與國音別無妨礙其北外籬綽楔門依故例隨宜於下宮西北開門本司所據魁擇官楊源等指定到利方并判太史局吳澤等九人審覆到事理伏乞朝廷指揮行下貴憑遵守修奉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太常寺指定今指定修蓋大行太上皇帝下宮地步欲從修奉使司申到事理施行所有前後殿宇制度乞令奉使司照應已降指揮比倣見今永祐陵下宮前殿修蓋施行詔依指定到事理施行數內一項今來大行太上皇帝上下宮照故例合開南北外籬綽楔門兩座經由入出所有南北綽楔門之外方位合比昨永祐陵上下宮外籬南

中興禮書續編第四十七卷

凶禮十三

永思陵十三

議謚一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禮部太常寺言大行太上皇帝尊謚及廟號欲乞令有司依典禮集議請於南郊詔恭依

同日翰林學士知制誥洪邁言臣恭惟大行太上皇帝成服之後議上尊謚便當崇立廟號考累朝典故當稱為宗臣竊為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自漢以來號為中興之主凡有三人議者謂唯漢光武稱世祖晉元帝唐肅宗皆即為宗臣以為元帝於懷愍之世固已

都督徐揚永嘉之難不能出力一援中朝而自王於建
業肅宗當明皇幸蜀之時擅大大於靈武雖皆因時立
功再奉宗廟而後人譏議至今不絕若上太皇帝則異
於是靖康之冬本以單車使丙午之春京都失守不階
尺土一民之柄於鼎命已移之後定神器而還之紹開
中興再造區夏使鉅宋社稷危而復安今六十年於茲
正當與漢光武為比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
帝為中宗至光武則以為世祖當時蓋以為當故臣謂
今日議太上皇帝廟號當稱為祖無疑伏乞聖慈下臣
此章於集議之日明示百官使曉然知聖意所起昭顯
太上皇帝駿功於萬世之下臣不勝至願臣草芥么微
擅議宗廟樸之禮位不勝誅但以獲事先朝嘗叨任使

懷忠歸報昧死以言詔依

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紹興七年典禮條具下項

一昨集議徽宗皇帝謚號於尚書省除禮官太常寺官依禮例合赴外合集監察御史以上官赴赴其合用集議日辰乞令太史局選定供申　一尚書省集官擬議謚依典禮下考功集合赴官所有合用茶湯椅桌幕次等乞令臨安府同儀鸞司計會三省行首司等處釘設排辦詔依

十七日禮部侍郎顏師魯等言伏準省劄備坐臣僚劄子乞大行太上皇帝廟號稱祖令有司集議臣等竊惟宗廟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功莫大焉繼體守文德莫茂焉藝祖皇帝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皇

帝況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以至於欽宗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宏濟多難開
紹開中興功德兼隆上比太祖陛下孝思罔極所以盡
尊崇之意稱祖立廟何所不可然在禮子為父屈示有
尊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大行太上皇帝親為徽宗之
子子為祖而父為宗則難以正昭穆尊卑之叙今議者
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太上皇帝中興大業雖與光武同
然漢制自高祖至於平帝國統中絕光武以長沙王發
之後崛起布衣之中不與哀平相為繼承其稱祖無嫌
者一也漢制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列昭穆故明帝更
為光武立廟號為世祖廟蓋不與高祖為一其稱祖無
嫌者二也大行太上皇帝功德盛大禮當尊崇然實繼

徽宗之大統以子繼父非若光武比也本朝參稽三代之制同一太廟非若漢世率意改作可以更為廟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孝弟之至冠乎百王將來祔廟若在徽宗之下而稱祖竊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若更為廟如東漢則於國朝廟制豈容違戾質之典禮則不合驗之人情則不順夫昭穆尊卑之序所以關綱常繫事體者甚大未易輕變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付臣等此章下集議所參稽禮經博采正論施行詔依

二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今來大行太上皇帝謚號已降指揮於尚書省集議其合集議日辰太史局選用十一月八日己巳吉詔依

二十九日吏部言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所有謚號合行

申請事件下項　一承淳熙十四年十月十四日都省
劄子集議諡號於尚書省監察御史以上官赴　一
集官擬諡下考功　一翰林學士洪邁奏乞太上皇帝
廟號當稱為祖　一禮部侍郎顏師魯等奏太上皇帝
將來祔廟若在徽宗之下而稱祖竊恐在天之靈有所
不安　一本部照得昨來欽宗皇帝升遐諡號廟號集
議於尚書省集議定即具諡號廟號議狀監察御史以
上列銜申省今來緣有前項臣僚逐次申請指揮恐難
以於集議後便具議狀申省本部今欲乞俟議定諡號
并廟號先次申省候指揮下日却具議狀申省施行詔
依
同日太常寺言勘會今來大行太上皇帝升遐已降指

擇十一月八日集議謚號於尚書省禮部太常寺官監察御史以上官赴赴今檢照故例係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及檢正都司檢詳卿監郎官禮部太常寺官并於尚書省集議欲乞依上件禮例令考功集官赴赴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檢會紹興七年二月八日翰林學士朱震等奏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表以聞今震等欲乞如漢故事前期三日報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諸司當集議官具日會於尚書省集議具議狀為各為之或三五人并為議定震等集其說為謚議連表連聞詔依仍照應紹興七年典故施行

十一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已降指揮大行太上
皇帝尊謚及廟號依典禮集議請於南郊今參酌下項
一請謚於天行禮日辰乞候謚議下日從太常寺關
太史局選定日分申朝廷候指揮降下開報所屬排辦
行禮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　一合用蒼幣一段
長一丈八尺小尺下太府寺行下左藏庫支供　一合祝文一
首述以大行太上皇帝請謚于天奏告之意一今來請謚於南郊具大傅及
行事官等宿齋乞依故例前一日太傅宿齋於尚書省
讀謚議行事官等宿齋於本司陪位官止至日赴所
有逐處合用幕次椅卓什物拜席褥等并乞下臨安府
儀鸞司釘設排辦施行　一合用昊天上帝神位版乞
依例下太史局排辦并學生一名至日供設祇應前一

日赴祠所　一俟朝廷降謚議依禮例乞於尚書考功
收掌俟請謚前一日於南郊設幄次安奉所有抬案并
設置席褥供應人依例從太常寺差人祇應內幄次乞
下臨安府同儀鸞司釘設排辦　一依故事請謚畢歸
齋宮列名上之即不該載甚官以上列名若以應陪位
百僚列名竊數員稍多欲乞依故例以職事官監察御
史以上并禮官書名文武臣僚大夫以上書名上之其
書奏一節乞依故例下考功施行　一合用置謚議匣
案并案衣一副并席褥一副乞令工部下文思院計會
本寺依禮例製造預行赴寺送納至日支供　一奏告
合用酒脯鹿臡茅燎草束燭香爐上香炭火并藁秸褥
祭器席等乞下臨安府排辦　一行事太傅讀謚議官

舉謚議官奉禮郎太祖太宮令并服祭服外應陪位百僚并服常服吉帶立班　一太傅等請議於南郊係於圜壇行禮如至日值雨乞依例於淨明寺望祭殿行禮其行事陪位官立班去處合於望祭殿前隨地紋設露屋立班并行事時前百官侍班合用幕次欲乞并令臨安府同儀鸞司討會御史臺閤門太常寺絞縛施行

一依故事群臣請謚畢歸齋宮列名上之所有合用幕次椅卓等令欲乞於淨明寺令臨安府同儀鸞司釘設排辦施行詔依

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已降指揮大行太上皇帝尊謚及廟號依典禮集議請於南郊令參酌比附到合行事件　一請謚行禮日依禮例皇帝前後殿不視事是

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　一率群臣請諡於南郊合差攝太傅一員依故事係差宰臣　一合差讀諡議官一員乞差侍從官　一合差舉諡議官二員乞差六曹郎官　一合差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乞差太常寺官詔依

二十八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臣洪邁言輒控迫切之誠上塵淵聽臣伏覩臣僚奏劄言廷臣有創為稱祖之說者陛下嚴重宗廟不然其說與衆議之禮官據經援古以折其非衆心莫不厭服以為愜當契勘稱祖之議自臣建議請質之公議難以自安欲望聖慈將臣重行斥責以為妄議宗廟之戒臣自二十八日以後不敢入局家居俟罪伏乞特賜處分施行詔議禮何嫌異同可日下

中興禮書續編第四十八卷

凶禮十四

永思陵十四

謚議二

淳熙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提轄行在権貨務都茶場唐輅言臣竊惟王者欽承先緒追崇嚴事見於祭祀之統有七義焉一曰禘二曰郊三曰祖四曰宗義之至重者也五曰昭六曰穆七曰彌仁之至親者也禘之為言帝也帝必有所從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主遠祖也郊之為言交也即郊墟而祀以交天人故大報天而以其祖配之追原王業所因主系祖也祖者帝王始受命及諸侯始封之君皆定為祖廟百世不遷主

太祖也宗者繼嗣之君有大功德於生民宗社則王者宗祀之與太祖同為不遷祖宗主太宗也曰昭曰穆迭為後先由祖曾高而上下以別遠近主乎祖也禰宮之設所以親考主乎父也此七義者寔為宗廟典禮之大經明乎此則祖宗之辨可得而言矣在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功莫盛乎武所以戡定禍亂也德莫顯乎文所以昭明禮樂也王者必有太祖亦必有太宗又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有不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別子之後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別子之後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之後者五世則遷者也故太祖之與別出之祖其為不遷之祖一也祫祀則主太祖而別祖不得專此其所以為異也太宗之與繼別

之宗其為不遷之宗一也宗祀則主太宗而別宗不得
專此其所以為異也祖宗固有輕重功德固有大小要
之祖不必先於宗宗亦不必後於祖功不必尚乎德德
不必下乎功故有文明之德者雖在先祖之位猶當為
宗凡三代始有天下之君神禹湯武在祀典皆為宗此
其證也有武定之功者雖在繼嗣之列猶得為祖謹按
無逸周公三稱祖甲及中宗高宗而太甲獨稱祖又書
及商頌迭稱中高而太甲即無稱宗之文且成湯既主
宗祀則太甲何由復稱太宗是知太甲之為祖甚明商
多賢聖之君厥後祖乙亦稱爲情其書之功烈不見而
易繇而及帝乙見於泰之六五曰以祉元吉則其為君
之盛可知稱祖固宜故周公每云自成湯至於帝乙又

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斯為有據是以光武中興號稱世祖初非臆決取義蓋有所從繼嗣為祖此其證也由是觀之祖宗相承正猶昭穆之迭叙初無先後之嫌假令父為昭而子為穆則昭先矣再傳則父為穆而子為昭則穆先矣高曾有祖功而繼嗣有宗德則祖先矣反是而高曾有宗德而繼嗣有宗功則宗先矣祖之與宗一視其功德之稱而吾無輕重於其間或偏於功或功優於德皆宜乎祖或偏於德或德優於功皆宜乎宗至於功德兼茂而在創難之辰則寧先功而後德稱祖而捨宗蓋理之當然如文王之於周高帝之於漢是也然猶有說焉禹湯武王功之極盛者也而不得稱為祖非不先功也祖嫌於别而祀有所尚故也其或功德兼茂

而在承平之日則寧先德而後功稱宗而捨祖亦理之當然如中高之於商太宗之於唐是也然亦有說焉太甲祖乙德之至優者也而不得稱爲宗非不先德也宗嫌於附而世有所別故也求之漢唐則高帝祖堯古之所謂太祖也文帝太宗故之所謂太宗也別子爲祖光武是也繼別爲宗顯宗是也別祖輕於太宗故禹湯文王寧爲宗而不爲祖所以與於四重之祭也別宗輕於別祖故甲稱祖而大戊武丁稱宗所以系隆別隆別子之出嚴配繼祖尊親之至也若夫漢唐之間加謚而爲祖者此謂之別祖非祖之正也由曾高而上下皆祖也加謚而爲宗者此謂之列宗非宗之正也宗其繼高祖者也由古以至今祖宗之號變更雖繁而其義不出於

此大慨惟中興變遷之主宜以祖稱最爲易曉而今日之中興又殊於古其於稱祖尤爲無愧請得而悉言之臣恭以大行太上皇帝挺神武仁孝之資始遭炎歷阨會四海版蕩一旅奮代迄摧大憝濟民塗炭坐撫彫弊旋至安疆祀祖配天不失舊物遐狩返葬駕馭來歸精誠所感豺狼革面晚殄逆亮申威朔漢克雪前人雠耻使疆虜折服聽命既而成功退託不由劝勤傳聖嗣雍容敷化歲逾兩紀蓋自生民以來試所未有故語其克復之盛則逾於少康論其揖遜之美則符於帝堯此所謂功德兼茂而在勘難之辰當先功後德其謚宜稱爲祖明矣自漢以還中興者止三人其一稱祖光武是也其二稱宗晉之元帝唐之肅宗是也今以光武而

比光武則功雖少亞而力倍之何則春秋以平寇為易攘戎為難者齊威相管仲而成埧業是時楚伐至陳鄭狄滅衛邢齊之所保者才十數小國爾而孔子猶推大其功以為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則光堯之攘戎難於光武為遠甚而廟號不侔於光武可乎今以光堯而比於晉元則國家基業宏大十倍東晉治亂不同功德又相千萬而廟號反下同於晉元臣子之心忍乎今以光堯而比之肅宗則撫軍之位非素定有業无靈武諸道強兵之資彼上不能孝其親下不能撫其民僅平兩京朝政昏亂外則藩鎮跋扈內則監軍勅逆產忍逆禍錯繆萬端在位日淺功德無稱比之今日何啻霄壤而廟號反下同於肅宗臣子之

心忍乎況夫中興稱祖其意若曰雖新邦命更始王業所以祈天永祚延洪無疆非苟然也加之多難未遑固根本故定為別祖之廟百世不遷所以建不拔之基而激聖子神孫廣其未集之勳為勸大矣別祖之稱大奇如此而議者曾不之察擬循流俗之見謬引逆祀之說以誤上聽欲以列宗之謚而加諸再造克遜之君豈不痛哉且臣觀議者上不本諸典禮中不考其功德下不合於公言而徒曰子不可以先父弟不可以先兄此常人之所能知而古者聖賢豈不既此帝王尊祖敬宗以襃功德而謂之適則三代之令王兩漢之賢帝雖非適者如專責其一律則必如秦皇李斯之議一二數之乃可今士大夫身居堯舜之朝明禮定制不法周孔而

反師李斯臣不知其說矣況今因唐之舊固已皆稱祖
宗矣然猶有辯者有不遷之祖宗太祖太宗是也有迭
遷之祖宗列祖列宗是也今如以光堯為祖是別子之
義也於禮為合矣況別子之後自祖其別而初非前朝
之祖尚何所嫌如以光堯為宗是繼別子之義也無別
祖而有別宗此衰晉之失而吾効焉且東晉之時諸帝
猶未稱宗而元帝獨稱宗則是猶有尊敬中興之義也
今奕世皆稱宗而光堯亦稱宗則是於中興之業畧無
所尊則反東晉之不若矣且中高之類雖若殊於列宗
然唐人已有是號皆為列宗矣不識今之廟號何以別
乎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
王者當變遷之後則尊其別祖之廟所以龍神其祖考

而取威於夷狄也所以彰大其先烈而寘惜於仇讎也顯撥亂反正之尤難示創業垂統之未艾既以為明訓亦以為深戒其取義洪矣其垂教大矣一言而定朝廷無折枝之勞而宗社增九鼎之重議者何憚而不出此昔漢為火德而厄於十世達者先知之故光武稱祖以以明再受命法天更代而延洪世祚也今本朝亦火德而中厄於靖康與漢同符而光堯不得稱祖捨漢法晉達者憂惴天下寒心小臣竊獨耻之載惟國家立制非取苟安一時蓋將垂法萬世如使光堯為宗則後有令主因光堯之業而能混合北荒將何以居之且陛下在位二十六年矣皇太子參決庶政矣今之所行則子孫為法舉措可不謹乎虞舜事堯二十八載而陛下止欠

其二服勤至養始終無一間言近者屢出中興躬行三年之制雖曾閔匹夫之行不能遠過化刑四海澤被萬物至德之光邁越前古而忍玷之乎近者光堯稱祖本出聖心此中外所共知而有司淺識唱為浮言疑惑上下不能將順其美此愚臣所痛心疾首奮心危言甘犯斧鑕而不知避也抑臣重有憂焉方今北虜氣勢猶盛中原人心漸忘爭使將來覘國斯在而本朝反自同於衰晉以明闇於四方使夷狄竊笑遺民絕望於服猛懷來之義如何臣愚伏望聖慈留神省覽毋忽芻蕘亟賜施用內發神斷速定列祖之廟以壯基圖于以對越光堯在天之靈慰釋慈闈伉儷之感揚威殊俗隆化兆民垂示子孫以開將來之業申副宗社冠德百王則願臣

之志願畢矣至如所議謚號之美則惟有神聖明睿文武仁孝之言漢唐之間傳統諸帝及偏偽之君稱用皆同兼慮重複本朝累聖謚號臣愚以為理宜迴避別立美謚以垂令猷益為盡善臣亦自有成說難以併具奏聞如前所論得合聖意伏乞特賜宣問以究精微冗賤庶僚激於忠誠輒及國家大業義如以為罪則不敢逃誅臣昧死謹議詔令禮部太常寺看詳聞奏

十二月十三日兵部尚書兼禮部尚書宇文价等言伏準十一月二十八日勅提轄榷貨務唐輅奏疏以上太廟號當稱祖有司淺識唱為浮言疑惑上下欲乞聖斷速定別祖之廟令禮部太常寺看詳聞奏臣等看詳唐輅所上書无慮數千言大率謂祖宗本无先後之序祖

亦有輕於宗者其說謬妄實戾經旨請折言之略首以
七義為祖宗之辨曰禘曰郊曰祖曰宗曰昭曰穆曰禰
夫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載於禮經其
義甚明今輅乃合禘郊祖宗昭穆禰錯雜而言之且禘
郊祖宗者配祭之名也昭穆者廟中之序也祖禰者親
親之殺也義各不同初非廟制全失經旨其謬妄一也
輅為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光武之稱祖別子為祖者也
明帝之為宗繼別為宗者也太上宜為別祖如光武夫
記之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蓋謂諸
侯之兄弟與異姓卿大夫之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
自使其嫡子後之此所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百世
不遷則為太宗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

嫡子後之則為小宗小宗自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太宗而五先王以此分支屬之遠近定服紀之隆殺以為諸侯卿大夫宗法而今乃取以為天子之廟制是全不識經旨其為謬妄二也輅謂功德有大小祖宗有輕重祖不必先於宗宗不必後於祖有德則雖在祖先之位猶當為宗凡三代始有天下之君禹湯武皆為宗是也有武定之功則雖在繼嗣之列亦得為祖商之祖甲祖乙是也殊不知禹湯武以創業而宗之者夏祖顓帝商祖契周祖文王故也禹湯武不敢加其先則祖甲祖乙其敢加於湯乎書稱祖乙圮於耿輅何以見其為有武定之功乎蓋商以辛壬癸甲為號祖甲祖乙猶別其小辛小乙凡自皆生存之號而

祖以始為義而若以祖甲祖乙為稱祖則祖辛祖丁祖庚亦將為祖乎其臣有如祖尹祖己亦可取以為義乎其謬妄三也輅謂禹湯武有功而不得為祖祖嫌於別而祀所尊太甲祖乙有德而不為宗宗嫌於祔而世有所別而又謂別祖輕於太宗故禹湯武寧為宗而不為祖別宗輕於祖故太甲稱祖而太戊武丁稱宗又曰別祖非祖之正也別宗非宗之正也其說尤為悖戾周公舉三宗以勸成王則祖甲之太宗不待辯也謂別祖非祖之正而輕於太宗今乃欲以別祖之號而加太上而謂之尊太上可乎考之禮經即無別宗之位名其謬妄四也輅謂中興之君曰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今廟號不侔於光武而下同於晉元唐肅夫光武之所稱世祖

臣等前所上議辯之詳矣中興之功莫高於商宗輅不曰比迹商宗而曰下同晉唐又引秦皇李斯為比非所宜言其謬妄五也竊以太上受天明命紹復大業撥中原之正統膺徽宗之付託故親製徽宗挽章有間使衣裳信親寵付託隆其昭昭如此今輅欲捨中原之統而別為祖不入太廟而別為廟其謬妄六也夫宗廟之制國家大事漢法禮議者有刑所以嚴宗廟重祖考示萬世子孫不敢輕變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盛德大業卓冠百王陛下孝思罔極尊崇之禮不敢自專付之有司參以衆論集議於都省上而宰執次而侍從兩省臺諫下而御監郎官萬口一詞皆以稱為然合議而上克當聖心方將涓日告于郊廟輅一介小臣非所當預乃敢肆

為詩張誕幻之辭推摭正議力詆判碎旁若無人按之漢之法何所逃罪顧乃以有司唱為浮議上不本典禮中不考功德下不合公言不知輅之說以何者為典禮何者為公言又不知所謂浮議者孰唱之也至聖於神武文所至以備堯之四德亦以為非自謂有奇論欲乞宣問其意止欲迎合附會以僥倖萬一愚弄朝廷無所忌憚其狂言病語顛倒錯謬何足與辨是非既詔臣等看詳難以默默詔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十五年正月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已降指揮大行太上皇帝尊謚及廟號依典禮請謚于天行禮日辰太史局選到正月二十日丙辰吉二十六日壬戌吉詔用正月二十六日

中興禮書續編第四十九卷

凶禮十五

永思陵十五

謚議三

淳熙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已降指揮大行太上皇帝尊謚及廟號依典禮集議請于南郊今參酌比附到合行申請事件下項　一請謚于天行禮日應行禮官并陪位文武百僚並合赴圜壇立班行禮是日欲乞令臨安府將嘉會門比常日早一刻開門所有宰執以下幕次內燈籠什物炭火等亦乞令臨安府依例差人排辦施行　一將來請謚於南郊畢依禮例俟謚號勑下日次日宰執率文武百僚進名奉慰

今欲乞日、是先詣德壽宮進名奉慰皇太后次詣文德
殿門外進名奉慰皇帝皇后訖退詣依
二十三日臣僚劄子奉臣仰惟大行太上皇帝翼善傳
聖退居北宮二十六年陛下躬率百僚考論功德奉上
尊號凡四講盛儀二十有四字賓用垂鴻焜燿千古今
來有司所定大行謚號僅止六字臣所未喻兼廟號高
宗雖有商武丁可以比隆而李唐高宗弗克負荷政由
尊后唐祚不絕如綫千載之下號為昏庸今來有司擇
日告于南郊臣愚竊大行太上皇帝在天之靈有所未
愜則陛下追崇之志何以自伸欲望明詔禮官速加詳
議以聞臣叨蒙異恩備數從列既以論思獻納為職不
敢避擅議之罪取進止貼黃稱紹業興統明謨盛烈性

仁誠德經武緯文聖神光孝皇帝廟號充宗詔令禮官詳議聞奏其請謚于天日太史局別行擇日選用二年月二十七日又緣是日予祭使人朝辭相妨改用三月三日權禮部尚書宇文介等言準詔備坐臣僚劉子乞大行太上皇帝謚號宜稱紹業興統明謨盛烈性仁誠德經武緯文聖神孝光孝皇帝廟號充宗且以高宗廟號姊與唐同奉詔令禮官詳議聞奏者臣等學識淺陋援据踈舛不能裁釘大典發揚聖孝遂至屢形物議煩黍天聽愧懼交集食息靡寧竊嘗稽先儒之成說考本朝之定制不待旁引便可洞明夫生則為號死則為謚白虎通曰生死之稱各特行此先儒成說也祖宗以來尊號與謚各不相同尊號雖累數十而初謚无過六字

自太祖至於欽宗未之有改此本朝定制也今之議者曾不深考縱以先儒之說不足依據則本朝定制豈容擅有增損臣等但知遵守舊章安敢妄出己見況堯之一字說者不同或疑以為名或疑以為號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格汝禹則堯舜禹皆當為名不應生前便得稱謚蓋自夏以前禮文簡質未有謚法以名為號況約諸家因而附會廼有冀善傳聖等條列考古今未嘗單用若唐高祖之稱神堯大行太上皇帝之稱光堯可也如獨以堯為廟號則舜禹二字使可稱舜宗禹宗事不經見理恐不安至於高宗之稱正與太祖世祖太宗中宗同義皆為百世不遷之廟倘以唐有高宗為嫌則本朝太祖開創大業當時名臣議崇廟號豈不知梁

朱溫之類亦稱太祖較功論德萬世之下自有定論初
不嫌於同也臣等前所定謚蓋集在庭百辟之公議非
出禮官一時之臆說今來難以一人所見之不同便謂
衆議所定未為允若以六字不足以形容必欲盡用生
前之尊號不惟祖宗無此典故兼六字初謚九朝定式
載在簡册炳如日星亦非禮官所敢擅改至於每行禋
祀大禮必增上謚號以極尊崇將來自有次第臣等詳
議以聞所有祖宗等號及初謚條具頭連在前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二月四日兵部尚書兼禮部尚書宇文价等言準正月
二十九日省劄勘會近尚書省集議到請上大行太上
皇帝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緣唐有高宗

令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議定聞奏臣等竊謂有創業之君有中興之君創業之君謂之太祖或謂之高祖中興之君謂之高宗自有商始亦其功德最高故號曰高後雖有竊其名而冒居之者其實不副如梁朱溫之類亦號太祖而盛明之世惟尊創業之君初不以朱梁而避其號也唐自高祖而下則有太宗太宗之下特以次序謂之高宗然非則功德之實故萬世之後不以為是仰惟大行太上皇帝中興之烈享國之長與商高宗若合符節而撝避之盛卓冠千古號為高宗天下公論咸以為當詎可以唐朝之主嘗冒此名而避之哉國朝太祖不以朱梁之故而易創業之丕號正此意也今若嫌與唐同欲易其字臣等考之於古凡有可以推者反復

尋究皆不及此惟有聖字可以形容適同契丹隆緒之號卻恐難用其外則有光字按堯典曰光宅天下光被四表皆所以述堯之德而其在謚法能紹前業曰光格于上下曰光漢光武中興蓋取諸此其本紀注亦引謚法以為證臣等集議俱以高宗光字為宜更合取自聖裁伏候勅旨貼黄稱臣等竊見議者欲以堯宗為號然得謚法雖有堯字皆後人採取傳會之說考之歷代未有以古帝為廟號者兼北虜有名宗堯與契丹偽號聖宗事體相類斷不可用伏乞睿照又送到權兵部侍郎林栗言臣謹按六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注云翼養善人使成聖德禪以天下功成堯堯然為百王之首故曰堯也又按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帝而

宗堯又按書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神宗即堯廟也久按唐本紀高祖謚曰神堯蓋以傳位太宗故有巽善傳聖之號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功德巍巍與堯同大光堯之號薄海內外不謀同稱者二十有六年若謚加光孝廟號光宗俯以慰人心仰以承於天意似為允當合取聖裁臣謹議定以聞伏俟勅旨又送到太常寺卿尤袤等言臣等竊惟前所上議蓋嘗考之三代質之六經求其功德最高可以比隆太上皇帝者莫如商之高宗蓋其中興之功焜燿前古此其同者壹也震伐鬼方莫不來享此其同者二也震伐鬼嘉靖之績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其同者三也享國長久五十久年此其同者四也至於揖遜授受高世之行卓冠百王又足

以應高之義今議者乃不上稽乎商而下比乎唐臣等未知其說也且天下之事有名有實商高武宗與我太上皇帝有其實而稱其名者也唐高宗無其實而冒其名也豈可以唐之臣子一時私情竊取之故而廢天下萬世之公議哉又况太祖高宗止是創業中興取義本朝太祖不嫌與古同號而太祖之號前世固有如魏曹操梁朱溫之徒亦嘗冒用之矣而我太祖廟號天下至今未嘗以為不當者蓋名實所在自有定論也臣等伏承詔旨蓋嘗反覆熟思無易初議非敢固執已見蓋揆之於禮稽之於經參之於公論斷然當於人心若別求美號實無以加於此者謹議定以聞伏候勑旨貼黃稱今議者之說或曰堯宗或曰聖宗或曰烈宗或曰光宗

臣等竊詳充者乃古帝名雖沈約附會以為周公之說不可單用為號臣等前奏已詳言之盛宗則與契丹主隆緒同號載在國史可考烈宗則劉聰楊渥僭偽之主嘗用之光宗雖若可用然字體太輕士庶名字多或用之臣等仰惟太上皇帝盛德大業昭映千古臣子之心思所以形容萬一當極其至求其名實相稱文義俱美者唯高之一字足以盡之且兼中興揖遜兩事實為允當乞取聖裁又臣僚劄子側聞大行太上皇帝靈駕發引有期廟號未定群臣集議咸曰高宗竊以為上視商家則有餘下比唐朝則不可而或者又請為光宗雖云美矣未集大成竊以為太上皇帝在位三十六年其豐功盛德昭映千古者不可以一二數而其大者則有二

一曰傳授聖子二曰兼愛南北合斯二者以為廟號則形容造化殆曰庶幾謹按尚書堯之禪舜受終于文祖舜之巡狩歸格于藝祖孔安國曰歸告于文祖之廟藝文也竊以為藝者種藝之藝建立天地開植宗社滋養民物傳之无窮施之罔極之謂惟藝也然後敷榮暢茂煥乎始謂之文故我太祖皇帝亦號藝祖其義蓋取諸此竊以為太上皇帝光啟中興再造區宇兼愛南北功成不居傳之聖子與天同大太祖皇帝既稱藝祖太上皇帝合稱藝宗則稽之古先垂之永遠然後為稱歟上太上皇帝廟號曰藝宗貼黃稱謚號有憲孝二字緣憲字述孝而言則有取法之義不若用誠孝為允詔令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日下議定聞奏

十七日禮官劉子奏臣等竊惟廟號之立所以稽之天地對之祖宗傳之萬世豈容苟且輕易使天下後世小有指義哉夫創業中興之主其立廟推尊考之禮經自有定法創業之主號太祖或高祖自兩字之外不容易以他字者尊之所以見其創業之功也中興之主號高宗或中宗或世宗自三字之外不容易以他字者尊之所以見其中興之烈也故高宗世宗中宗與太祖太宗皆萬世定一不易之制歷代承用不嫌相襲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功業盛大不可形容而陛下孝思極至求所盡推崇之意如此其切故臣等前所定上高字考之經典而合質之功業而宜施之語謂而安詢之公議而當參稽謚法無以易此而議者乃以唐之高宗為嫌遂至

集議再三各持一見第務新奇反成穿鑿陛下盡孝隆寬初開異論不得疑是以博盡群議葢理之所當然也今群議既悉來上卒无以當太上皇帝功德之實而廷臣之論士庶之言皆謂無易高字於是繼自宸衷復從其初亦理之所當然也于以見聖心之典盡聖度之无我豈不美哉豈不大哉臣等忝係禮官深惟廟議之未定夙夜恐懼既有所見不容嘿已是敢不避煩瀆之誅疊冒天聰惟陛下裁赦幸甚小貼子臣等契勘藝字見於經傳用各不一如藝成而下之類却成淺陋以此推尊有所未安惟高之一字包括衆美無可瑕疵實為允當